

## 第八十五章 子係中山狼（下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他接著說道：“本人忝為明家家主，自然要配合朝廷辦案，至於族內有何子弟枉行不法事，通通要交出去。”

“蘭石！”明青達驚恐地站了起來。

“不錯，明蘭石已經被傳至蘇州府衙門交代私鹽之事。”夏棲飛盯著明素達的眼睛，“至於有人冒充海匪一事，相信要不了多久也會查明白。”

明青達喘了幾口氣，說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這樣下去，明家就真的完了！就算我與母親曾經虧待於你，但你...畢竟是父親的小兒子，你姓明的！難道你就眼睜睜看著明家毀在你的手上！”

他咆哮了起來。

...

“放心吧。”範閑微抬眼簾，說道：“朝廷對經商沒有什麼興趣，本官也明白，像這種商事，如果官府插手過多，隻會將一個金盆子變成馬桶...年前本官便已經進諫陛下，朝廷不會直接插手明圓，明圓還是明家的明圓，隻不過這個明圓會聽話許多。”

他攤開雙手，平和說道：“本官會讓內庫轉運司全力配合明家，不出一年，您一定可以看到一個重新興旺發達，不！是更加發達的明家！”

明青達一震，無力地坐了下來。

在這貫穿了整整一年的事件之中，慶國官方，準確地說是範閑，成功地獲得了明家的控制權。尤其關鍵的是，如今地明圓易主，並沒有太多官府的影子，夏棲飛本來就是明家七子。他入主明圓名正言順，而且一應手段都是用的商場伎倆，江南的百姓接受起來會容易許多。

至少不會再有許多學子士紳會在蘇州府裏遊行，說監察院強奪民產。民產還是民產，隻不過擁有這個民產地主人，現如今是夏棲飛這位監察院暗中的官員。

範閑搖頭說道：“這一年裏，你我都過的並不舒服，如今有個成算，你我也都算解脫。”

“雖然大人是個喜歡羞辱人的人，但此時前來。想必不是宣耀功績這般簡單。”明青達打斷了他的話，盯著他的雙眼說道：“想必大人會慢慢用這些人把我架起來，但是你...不能把我捆在圓子裏。我總是可以出去的。”

“我要來說的就是這件事情。”範閑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，不能出圓。”

明青達冷漠笑道：“你憑什麼？”

“本官奉，查緝膠州水師謀逆一案，明老爺子是涉案證人，如果您不想一出圓便落個畏罪潛逃的罪名。盡可以出去。”

膠州水師的案子早就查完了，範閑隻是尋找一個借口，明青達冷笑說道：“這話又去騙誰？”

“還有招商錢莊遇襲地案子。夏棲飛遇刺一案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明老爺子過往的手伸的太遠，有太多漏子可以抓。”

明青達火極反笑，極有趣地看著範閑：“如果真想查這些案子，以前就可以查，為什麼要挪到現在？”

“因為以前你是明家主人，我查你，會讓朝野上下認為監察院在迫害商人，謀奪財富。”範閑笑吟吟說道：“如今你沒有這個身份，就好辦多了。”

“大人似乎少說了一個原因。”明青達冷漠應道。

“是啊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長公主現在幫不了你了。我做起事來真是百無禁忌，快活地狠。”

他看了一眼明青達身後的那女子。

明青達的眉頭皺的極深，說道：“這也正是我先前不明白的地方，如果大人確定京都幫不了我，直接用這種手段就可以整死明家...何必還要轉這麼多道\*\*\*？”

“我說過，我要一個完整地明家。”範閑說道：“從前我如果用這些雷霆手段，你以明家主人的身份，可以使動整個明家與朝廷對抗，甚至可以讓江南動亂起來...而如今，你沒有這個身份，你說的話，也就沒有這種力量。”

“身份，看似很不重要。”範閑認真說道：“其實是最重要地事情。”

他微笑說道：“必須承認，你隻是一個商人身份，遠不及我。無論如何也不能抵抗朝廷之怒，然而閣下用盡手段，隱忍委屈，硬生生拖了我一年...實在是令人佩服。”

明青達微笑說道：“至少我還是明家的大東家，您不讓我出園，想必也不放心我就這麼呆在園子裏，您準備怎麼處置我？想必以您的手段，不至於在這風口浪尖上殺死我，落人話柄。”

“你又錯了。”範閑認真說道：“我佩服你，但你的身份不如我，你就算現在死了，也掀不起多大的風浪來。”

“當然。”他很溫和地勸說道：“好死不如賴活著，我勸您最好還是在明園裏多養幾天老。”

說話間，夏棲飛臉上帶著一抹複雜的神情，從懷中掏出一塊白色的布綾，輕輕地放在了明青達面前的書桌上。

白綾一出，明青達麵色不變，他身後那位姨太太卻是嚇的牙齒都得得作響。

“白綾放在這兒，您哪天真有勇氣以死亡來對抗我，就請自取去用。”範閑望著明青達說道：“但我知道，你沒有勇氣自殺，所以你會按照我地想法繼續活下去，直到我不需要你活下去...一個縊死了自己親生母親的人，一定非常清楚死亡的恐懼，一定非常害怕死後去黃泉之下看到那個老太太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死，因為明蘭石很難再從牢裏出來，如果你死了，你手頭的股子就會轉給那個不足兩歲的嬰兒。”範閑皺了皺眉頭說道：“你知道，一個小孩子手中有這麼多錢...不是什麼好事情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轉身離開書房，在他身後。夏棲飛細心地將書房的門關好，沒有留下一道縫隙，書房裏重新陷入一片昏暗。

明青達盯著書桌上的白綾，沉默無語。許久之後才緩緩道：“好一個狠毒地狼崽子...”

明園裏的防衛力量已經被監察院清空換血，這座美麗的園子陷入在一種安靜而不安的氣氛之中，四處可以看見陌生人。如今夏棲飛話事，他讓明園進行改變，族中沒有幾個人敢當麵抵抗他的命令

“明園的私兵已經被薛清大人派去的州軍繳了械。”夏棲飛收到消息後，馬上到範閑的耳邊說道：“明青達手頭的力量已經被清空了。”

“有沒有出什麼問題？”

“死了四十幾個人。”

“記下薛大人的情份。”範閑低頭沉默了一會兒，旋即抬臉笑道：“明家現在終於是你的了，復仇的感覺怎麼樣？”

夏棲飛低頭恭敬說道：“明家是大人の。”

範閑不讚同地搖搖頭。夏棲飛趕緊解釋道：“屬下地意思是說，明家是朝廷的。”

範閑回頭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明家是你的。就是你地，什麼時候又成了朝廷或者我的？你以為在書房裏我和明青達說的都是假話？把心放安吧...朝廷對明家沒有興趣，要的隻是明家聽話。”

夏棲飛一窒。不知如何言語，朝廷花了這麼大的本錢，才把明家歸入了完全地控制之中，難道就這麼輕輕鬆鬆交給自己打理？

範閑歎了一聲，解釋道：“站的位置不一樣。想的事情也不一樣，陛下是誰？陛下是天下共主，慶國地子民都是他的子民。既然如此，他的子民擁有什麼，也等若是他擁有什麼，隻要這位子民把這份東西治理好...能給百姓朝廷益處

就好。朝廷如果真把明家收進手中，嶺南泉州那些商人怎麼想？而且以朝廷官員那些迂腐嘴臉，誰有辦法把這麼大個家業管理好？所以放心吧。”

夏棲飛嘴中發苦，忽而想到，陛下是天下主人，所以不在意子民的產業。可小範大人呢？為什麼他也甘心不從明家裏吃好處？

範閑的話打斷他的思緒：“先前問你，復仇的感覺怎麼樣？”

夏棲飛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：“以主人的身份走在明圓之中，卻沒有什麼感覺...因為這圓子很陌生，我總以為幼時生長在這裏，如果一朝回來重掌大權，應該會很快活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偏偏生不出太多欣喜地感覺。”

“報仇這種事情就是如此。”範閑停頓片刻，然後說道：“一旦大仇得報，便會覺得事情很無聊了。”

夏棲飛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小意問道：“其實屬下與明青達的想法有些接近，由今天這一幕，再看大人這一年的布置，似乎顯得過於小心了一些。”

“和平演變本來就是個長期過程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穩定重於一切，和平過渡才是正途...我隻是個替陛下跑腿的，陛下要求兵不血刃，我也隻有如此去做...”

他接著苦笑說道：“再說以前明青達有長公主和皇子們的幫忙，軍方的撐腰，我哪裏能夠像如今這般放肆。”

提到長公主，夏棲飛皺眉問道：“那幾成幹股究竟怎麼處理？”

“全部抹了，反正都是些紙麵上的東西，又沒有實貨。”範閑交代道：“做個表，我要送進宮去。”

夏棲飛忽而苦笑了起來：“這下可把長公主得罪慘了...不知道那位貴人會怎麼反擊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心裏卻在想，宮裏那位長公主已經被自己得罪到了極茬，至於反擊...那位貴人沒有空想這些東西。

他向夏棲飛招了招手，這兩個私生子便在換了主人的明圓裏逛了起來，一路小聲說著後續的後段，一路欣賞著天下三大名園之一的美麗風景，環境與心靈變得美妙了起來

京都深深皇宮之中，自一個月前便開始傳出某個流言，但凡這種貴人聚居之地，服侍貴人們的下人總喜歡在嘴上論個是非，說個陳年故事，講些貴人的陰私閑話...然而這個流言實在是太過驚人，所以隻流傳了兩天，便悄無聲息地湮滅無聞。

這是因為這個流言委實有些無頭無腦，根本不知是從何處傳了出來，更沒有什麼證據，而且...太監宮女們雖然嘴賤，但不代表無腦，知道再傳下去，傳到貴人們的耳朵裏，那自己的小命一定會報銷掉。

流言碎語乃是有史以降，皇宮生活裏必不可少的佐料，大多數都會消失在人們的淡忘之中，再如何聳動的話題，在沒有後續爆發的情況下，都不可能維持太久的新鮮度。

本年度皇宮頭號話題，也這樣很自然地消失了。然而有的人卻沒有忘記，尤其是那些最多疑敏感的人，在某個深夜裏，還在討論著這個話題。

姚太監輕聲說道：“小畜生們的嘴都很賤，奴才知道怎麼做。”

矮榻上的中年男子放下手中奏章，全無一絲皇帝應有的霸氣，很平和地說道：“聽說東宮裏死了一個宮女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